

文學類高中職組第一名

游高晏

陪伴 - 最美麗的風景

我讀國中時，學校一位資深的國文老師對妳說，每天看到妳陪著我，從早上第一節上課、到第八節放學，好像再當一回學生。妳陪伴孩子的堅毅身影，是校園裡最美的風景，令她感動不已。

而妳，便是每天陪伴我的母親。

從國小二年級下學期到現在，即使我將升上高二，整整八年半，到哪裡，我們都是母子同框。然而，這樣習慣的景象，卻似將風化——崩解——

因高中就讀這所第一志願的學校，妳我戒慎恐懼，唯恐成為班級成績的拖油瓶。

5月底，傳來風聲：學校希望妳退出教室，否則下學期升高二，分組後重新編班，將找不到願意接受的班導師。妳愕然了：我的身邊沒有了妳，誰到了上課時間，四處尋我回教室；誰在上課時幫我翻課本、抄筆記、下課時間問問題；誰會在我情緒緊張、生活凸槌時，做我與老師同學間的溝通橋樑……

妳開始焦慮，本想戒掉的千憂解（憂鬱症用藥），不得不按時按量地吃 - 比起忘東忘西，心悸失眠和無端嘔吐更令人難以抵禦。

6月1日，資源班老師通知妳：過幾天校長和教務主任要找妳開會。妳盼望這是溝通的良機，週末花了一整天，寫了一封長信：致最尊敬的校長、主任和所有未來可能教我的老師。

信裡，妳絮絮叨叨說了很多我的故事。我是一個多重障礙的孩子：雖自小頻繁治療與訓練，仍完全沒有口語；天生肌肉低張，動作協調能力很差；還是重度的自閉症，容易焦慮，不擅人際互動。我的人生轉折在七八歲，因學會注音打字，才能與最親近的人溝通——原來，我想讀書，想和普通孩子一起學習成長。在父母支持下，經特教評鑑後，小學三年級從特教班轉入了普通班。從此竟消彌了幼時的情緒障礙，學業也漸入佳境，甚至得到很多獎項的肯定。妳的陪伴，僅因我渴望學習卻亟需協助，又怕造成老師和同學的負擔。一路以來，妳對所有的包容與接納無限感恩，也對造成誤解表達無比歉意。

我想，學校既不喜歡妳的存在，也不會多重視妳的信；就提醒妳要帶電腦，讓我可以現場打字表達。為了壯膽，妳還邀上爸爸一同前往。每一次妳怯懦了，想逃了，妳都找他疼惜你，拉他擋住妳的退路。

6月5日，平日裡生氣勃發的校園似古剎般安靜。高二全年級出去畢業旅行，高三年級在進行指考前最後一次模擬考。爸爸依約準時來到校門口。天色陰沉，空氣黏濁悶熱。老師引導我們三人，進入校長室旁的一間會議室，然後就離開了。

就是這間會議室，兩個月前我們也來過。

那天，這裡被紅黃的色紙布置得明亮喜氣，是市高中生徵文比賽的頒獎會場。前後兩任校長都蒞臨了，還過來跟妳我打招呼、敘家常。在這裡，我從教育局長手上，接過一幀金光閃閃的獎狀和一個厚厚的紅包袋——新詩獎第二名。我因妳的陪伴格外醒目，因是上課時間，其他得獎者沒有家長陪同。我欣喜得不能自己，身體不自主地搖晃，妳不禁不斷小聲提醒。

然而我想，妳一定跟我一樣開心，在這所菁英薈萃的學校，我第一次被平等地看到。醜小鴨蹣跚地步入了天鵝的行陣前，期望飛得更高、看到更遠的風景。

6月5日，會議室裡空蕩蕩的，只有U型長桌旁內外兩排高背椅，木然地看著我們三個不速之客。妳有些忐忑，幫我拿出手提電腦，開機備用，又不時低頭摸摸那兩封信，好似護身符。不一會，校長和主任先後匆匆步入。校長快退休了，一圈花白的頭髮圍繞著泛光的「地中海」，精神卻十分矍鑠，聲音堅定而宏亮，簡短地招呼一聲，就切入主題。

「5月23號，我們就為了這個孩子的高二編班問題、特別召開校務會議，徵詢了相關老師的意見，已經做成決議……」

校長平靜地述說著。決議?! 妳有些驚駭，今天不是「討論」嗎？

「這個孩子當初來我們學校時，他的國中校長還特別打電話來拜託關照，說明他的情形，我因一念之仁就應承了。」

「一念之仁?!」 這次爸爸和妳一齊驚呼了！

校長繼續：「媽媽在教室裡陪伴他，造成老師教學和班級經營的困擾，所以我們要請媽媽離開。」

「可是……他……」 妳趕緊遞上兩份已打好的信，呈給校長和主任。

校長瞥了一眼，旋即把信對折合起，「妳說的情況我都知道，媽媽妳可以坐在教室外的走道上，也可以去家長會辦公室休息，下課時再來關心他。」

看著校長的動作，聽著這樣的通知，妳的眼淚不受控地淌下來。

「不是要來溝通嗎？」 爸爸有點愠怒

「難道照你們的要求做才是溝通？」 校長的臉色倏變，雙眼圓睜。

「那_難道照你們的要求做就叫溝通?!」 爸爸也激動起來，揚高聲調重複校長的反問。

妳趕緊拍拍爸爸，制止這一觸及發的戰火，又低聲謙恭的問道：「那他的筆記怎麼辦？還有課堂上的考試？」這間學校考試出名的難，照老師的說法，課本全部背起來也只能拿40分，所以筆記和老師的補充內容很重要。

妳一直很認真地幫我抄筆記，雖然有時上課打盹了，我也會拉拉妳。

段考時老師會幫我放大考卷，讓我可以獨立圈選作答選擇題，文字部分則以電腦作答，監考老師代謄答案卡、列印答卷或作文。可是課堂上的諸多小考，卻須靠妳壓緊我鬆懸的手，才寫下大大的 A B C D 和歪斜的國字。雖然辛苦，過去我的功課和考試都沒有要求減量，成績也算不落人後。

「這種孩子的成績，本來就不是重點。」校長有些不以為然地說著，似乎我們過去孜孜矻矻的努力，不過是個自欺欺人的笑話。原來，有人認為：因為有妳的陪伴，我的成績是不公平的。

「我們學校從未收過重度障礙的學生，他應該就讀特教學校。」校長接著說

從不公平的起點，突破公平的防線，是一場持久戰。

主任本來默默地看著信，發現妳淚流不止，起身拿來一大包面紙，口吻相對溫和：「媽媽妳不用擔心，我們會考慮他的狀況做相應安排的。他一定可以畢業的，妳也不用那麼辛苦啦！」

談話在校長斬釘截鐵的結論中結束：只要妳離開教室，否則我將接受重新安置（轉學），或者_完全抽離至單獨教室，或者_在家自學。

我坐在旁邊，好似虛無，只有要出去上廁所時，令校長的眼皮抬了一下。帶去的電腦沒有派上用場，又收好來帶走。

走出辦公大樓時，妳的雙眼已經浮腫，兩頰黃得泛土色，天色愈沉，沉得快壓到眉間。

剛巧，班導師騎著腳踏車經過，「談得怎麼樣？」

「能怎麼樣，不過是通知我們而已，根本不打算談」爸爸還是忿忿的。

「喔！不是說要漸進式嗎？」班導師沉穩地表示吃驚，隨即調整角度對妳說：「媽媽～ 妳要學習放手。妳知道嗎？其實我們很多老師也想接近他，只是因為你都在他的身邊。」

「是這樣啊？！」

妳突然從七彩雲端墜入萬惡深淵，從被稱讚最辛苦最偉大的母親，到最影響教學、最黏小孩的被討厭家長。

除非有哈利波特的隱形斗篷，無法抵禦妳每天八點到五點，無時無刻如芒刺在背的刺痛感，還好離放暑假只剩下兩三週。妳一如既往陪我上學、寫功課、準備期末考。只是，聽到妳跟爸爸不時唸叨：「最近頭髮掉好多，再這麼下去，我會不會變禿頭啊？」兩週內，妳暴瘦了四五公斤。

「妳要放寬心啊！實在不行，他就不要讀了！」爸爸憂心忡忡，聲音裡多了一層不捨。

我們之間無形的臍帶要切斷了嗎？我能自己找食物，求生存了嗎？

6月30日暑假的第一天，母子二人就拖著一卡行李箱，跑去高鐵車站，和早就約好的另五對自閉兒母子，一起流浪到墾丁。同行的自閉兒我算最小，有的在念大學(也像我一樣需要陪讀)，有的在小作所訓練工作能力，也有的可自己搭車獨立上學。想到未來的不確定性，妳常常怔怔的，看著同行的孩子們——他們基本上可自己端茶倒水，如廁洗澡，甚至購物點菜，我想妳感到挫折，雖然我能識字讀書，卻如生活白癡，一直以來倚賴妳的協助，懇求環境的包容理解。一路上，我認份地自己推拉行李箱，亦步亦趨地跟著，只是上下樓梯或上下車時，仍是瘦弱的妳顧頭顧尾，卻不時磕到膝蓋撞到額頭。

這次行程的景點，大多來過數次：墾丁大街仍是熙來攘往，煙燻火燎中蒸騰著海的氣息，屏東海生館已不再令我目不轉睛、驚呼連連，鵝鑾鼻燈塔仍靜靜地矗立在海天之間。一場關山日落的燦爛之約，又被一場遲到的午後雷陣雨，逼退了霞光與雲彩，只意興闌珊地在厚重雲層邊，鍍了圈若又似無的光暈，尋不到半點那顆火球的影子。

只有行前預約的龍坑生態園區，是妳我此行唯一的初見。這是台灣東海岸最南邊的一段。一片珊瑚礁海岸高地林，生長著215種抗風砂、耐鹽鹼的植物，如：林投果、血桐、白水木、草海桐，也孕育了很多鳥類和爬蟲類。跟著解說員，沿路邊聽邊看一個多小時。植物漸疏漸矮，視野變得開闊，湛藍的海鑲著白色的裙邊，擁著這片奇岩怪石的珊瑚礁臺地。踏著木棧道前行，我們驚艷於腳邊嶙峋的礁石、陡立的崩崖。最後，竟來到一大段高聳峽谷，如孤立城牆般夾立於巴士海峽和太平洋的交界處，這是億萬年的地殼隆起和風浪凌蝕的傑作。據說冬季風浪極大，強風捲著海沫襲打礁岸，真正成了千堆雪。

我突然湧上一股如海風般凜冽冷靜的勇氣，更希望這勇氣也吹向妳。風浪的侵蝕下，也許斑駁，也許千瘡百孔，只要屹立不退縮，就是最美的風景。

妳的陪伴，即使從切近成為遠望，從事無鉅細到逐漸放手，從盡心完美到接納缺憾，總是最美。